

晏子春秋

冊

一

晏子春秋序

賜進士及第翰林編修孫星衍撰

晏子八篇見藝文志後人以篇爲卷又合雜上下二

篇爲一則爲七卷見七略

史記正義七略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

及隋

唐志宋時析爲十四卷

玉海四作二疑誤

見崇文總目實是

劉向校本非僞書也其書與周秦漢人所述不同者

問下景公問晏子轉附朝舞管子作桓公問管子昭

公問莫三人而迷韓非作哀公諫上景公遊於麥邱

韓詩外傳新序俱作桓公問上景公問晏子治國何

患患社鼠韓非說苑俱作桓公問管仲問下柏常騫

去周之齊見晏子家語作問於孔子此如春秋三傳

傳聞異辭若是僞書必采錄諸家何得有異唐宋已

來傳注家多引晏子問上云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

則賣權重於百姓藝文類聚作出則賣重寒熱入則
矯謁奴利一作作出則賣寒熱入則比周雜下繁組馳
之文選注作擊驛而馳韓非作煩且諫下接一搏獮
而再搏乳虎後漢書注作持楯而再搏猛虎問上仲
尼居處惰倦意林作居陋巷諫上天之降殃固於富
彊爲善不用出政不行太平御覽作當彊爲善此誤
富字

爲當又誤
讀其句

此皆唐宋人傳寫之誤若是僞書必采錄

傳注何得有異且晏子文與經史不同者數事詩載
驂載駟君子所居箋訓屈爲極諫上則作誠以箴駕
八非制則當以誠慎之義爲長諫上景公游於公阜
言古而無死及據與我和日暮四面望睹彗星云夫
子一日而三責我雜下又云昔者吾與夫子遊於公
邑之上一日而三不聽寡人是爲一時之事左傳則

以古而無死據與我和之言在魯昭二十年其齊有
彗星降在魯昭二十六年者蓋緣陳氏有施之事追
遡災祥及之耳此事本不見春秋經然則彗星見實
在昭二十年齊景之二十六年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誤在魯昭二十六年齊景之三十二年非也問下越
石父反裘負薪息於塗側曰吾爲人臣僕於中牟見
使將歸呂氏春秋及新序則云齊人累之亦言以負
累作僕實非攖罪史記則誤云越石父在縲紲中又
非也他若引詩武王豈不仕仕作事引左傳蘊利生
孽蘊作怨國之諸市作國都之市皆足證發經義是
以服虔鄭康成郭璞注書多引之書中與管列墨荀
孟韓非呂覽淮南孔叢鹽鐵論韓詩外傳說苑新序
列女傳風俗通諸書文辭互異足資參訂者甚多晏

子文最古質玉海引崇文總目十四卷或以爲後人
采嬰行事爲書故卷帙頗多於前志蓋妄言矣晏子
名春秋見于史遷孔叢子順說及風俗通疑其文出
于齊之春秋卽墨子明鬼篇所引嬰死其賓客哀之
集其行事成書雖無年月尙仍舊名虞卿陸賈等襲
之書成在戰國之世凡稱子書多非自著無足怪者
儒書莫先於晏子今荀子有楊倞注孟子有趙岐注
唯晏子古無注本劉向分內外篇亂其次第意尙嫌
之世俗所傳本則皆明人所刊或以外篇爲細字附
著內篇各章或刪去詆毀仲尼及問棗諸章譌謬甚
矣惟萬歷乙酉沈啓南校梓本尙爲完善自初學記
文選註藝文類聚後漢書注太平御覽諸書所引皆
具於篇末章所缺又適据太平御覽補足旣得諸本

是正文字恐或疑其臆見又爲音義於後明有依據
定爲八篇以從漢志爲七卷以從七略雖不能復舊
觀以爲勝俗本遠矣善乎劉向之言其書六篇皆忠
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是以前
代入之儒家柳宗元文人無學謂墨氏之徒爲之郡
齋讀書志文獻通考承其誤可謂無識晏子尙儉禮
所謂國奢則示之以儉其居晏桓子之喪盡禮亦與
墨異孔叢云察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
儒之道甚大孔子言儒行有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
數故公伯寮愬子路而同列聖門晏子尼谿之阻何
害爲儒且古人書外篇半由依托又劉向所謂疑後
世辨士所爲者惡得以此病晏子乾隆五十三年歲
在戊申十月晦日書

晏子春秋卷一

陽湖孫氏校本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晏子
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史書五篇
臣向書一篇參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爲八
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
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
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書以天爲芳
又爲備先爲牛章爲長如此類者多謹頗略榆皆
已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晏子名嬰諡平仲萊人萊
者今東萊地也晏子博聞彊記通於古今事齊靈
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
以正行百姓得以附親不用則退耕于野用則必
不詘義不可脅以邪白刃雖交曾終不受崔杼之

劫諫齊君懸而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詘其辭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衆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晏子蓋短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爲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爲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爲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觀謹第錄臣向昧死上

內篇諫上第一

莊公奮乎勇力不顧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貴

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故晏子見公公曰古者亦有
徒以勇力立于世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輕死以行
禮謂之勇誅暴不避彊謂之力故勇力之立也以行
其禮義也湯武用兵而不爲逆并國而不爲貪仁義
之理也誅暴不避彊替罪不避衆勇力之行也古之
爲勇力者行禮義也今上無仁義之理下無替罪誅
暴之行而徒以勇力立于世則諸侯行之以國危匹
夫行之以家殘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
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轢天
下威戮無罪崇尚勇力不顧義理是以桀紂以滅殷
夏以衰今公自奮乎勇力不顧乎行義勇力之士無
忌于國身立威強行本淫暴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
過反聖王之德而循滅君之行用此存者嬰未聞有

也

景公飲酒酣曰今日願與諸大夫爲樂飲請無爲禮
晏子蹙然改容曰君之言過矣羣臣固欲君之無禮
也力多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弑君而禮不使也禽
獸矣力爲政彊者犯弱故曰易主今君去禮則是禽
獸也羣臣以力爲政彊者犯弱而曰易主君將安立
矣凡人之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禮也故詩曰人而
無禮胡不遄死禮不可無也公酒而不聽少閒公出
晏子不起公入不起交舉則先飲公怒色變抑手疾
視曰嚮者夫子之教寡人無禮之不可也寡人出入
不起交舉則先飲禮也晏子避席再拜稽首而請曰
嬰敢與君言而忘之乎臣以致無禮之實也君若欲
無禮此是已公曰若是孤之罪也夫子就席寡人聞

命矣觴三行遂罷酒蓋是後也飭法修禮以治國政而百姓肅也

景公飲酒醒三日而後發晏子見曰君病酒乎公曰然晏子曰古之飲酒也足以通氣合好而已矣故男不羣樂以妨事女不羣樂以妨功男女羣樂者周觴五獻過之者誅君身服之故外無怨治內無亂行今一日飲酒而三日寢之國治怨乎外左右亂乎內以刑罰自防者勸乎爲非以賞譽自勸者惰乎爲善上離德行民輕賞罰失所以爲國矣願君節之也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諫曰君欲飲酒七日七夜章願君廢酒也不然章賜死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爲制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令

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於是公遂廢酒

景公之時霖雨十有七日公飲酒日夜相繼晏子請發粟于民三請不見許公命柏遽巡國致能歌者晏子聞之不說遂分家粟于氓致任器于陌徒行見公曰十有七日矣懷寶鄉有數十飢氓里有數家百姓老弱凍寒不得短褐飢餓不得糟糠敝撤無走四顧無告而君不卹日夜飲酒令國致樂不已馬食府粟狗饜芻豢三保之妾俱足梁肉狗馬保妾不已厚乎民氓百姓不亦薄乎故里窮而無告無樂有上矣飢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嬰奉數之筴以隨百官之吏民飢餓窮約而無告使上淫湏失本而不卹嬰之罪大矣再拜稽首請身而去遂走而出公從之兼于塗而不能逮令趣駕追晏子其家不及粟米盡于氓任

器存于陌公驅及之康內公下車從晏子曰寡人有
罪夫子倍棄不援寡人不足以有約也夫子不顧社
稷百姓乎願夫子之幸存寡人寡人請奉齊國之粟
米財貨委之百姓多寡輕重惟夫子之令遂拜于途
晏子乃返命稟巡氓家有布縷之本而絕食者使有
終月之委絕本之家使有期年之食無委積之氓與
之薪燎使足以畢霖雨令柏巡氓家室不能禦者予
之金巡求氓寡用財乏者死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
令之罪公出舍損肉撤酒馬不食府粟狗不食飢肉
辟拂噉齊酒徒減賜三日吏告畢上貧氓萬七千家
用粟九十七萬鍾薪燎萬三千乘懷寶二千七百家
用金三千公然後就內退食琴瑟不張鍾鼓不陳晏
子請左右與可令歌舞足以留思虞者退之辟拂三

千謝于下陳人待三士待四出之關外也

晏子朝杜局望羊待于朝晏子曰君奚故不朝對曰君夜發不可以晏子曰何故對曰梁丘據局入歌人虞變齊音晏子退朝命宗祝修禮而拘虞公聞之而怒曰何故而拘虞晏子曰以新樂淫君公曰諸侯之事百官之政寡人願以請子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夫子無與焉夫樂何必夫故哉對曰夫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衰臣懼君之逆政之行有歌紂作北里幽厲之聲顧夫淫以鄙而偕亡君奚輕變夫故哉公曰不幸有社稷之業不擇言而出之請受命矣

景公燕賞于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而職計莫之從公怒令免職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公

不說晏子見公謂晏子曰寡人聞君國者愛人則能利之惡人則能疏之今寡人愛人不能利惡人不能疏失君道矣晏子曰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賞讒諛之民而令吏必從則是使君失其道臣失其守也先王之立愛以勸善也其立惡以禁暴也昔者三代之興也利于國者愛之害于國者惡之故明所愛而賢良衆明所惡而邪僻滅是以天下治平百姓和集及其衰也行安簡易身安逸樂順于己者愛之逆于己者惡之故明所愛而邪僻繁明所惡而賢良滅離散百姓危覆社稷君上不度聖王之興而下不觀情君之衰臣懼君之逆政之行有司不敢爭以覆社稷危宗廟公曰寡人不知也請從士師之策國內之祿所收者三也

景公信用讒佞賞無功罰不辜晏子諫曰臣聞明君望聖人而信其教不聞聽讒佞以誅賞今與左右相說頌也曰比死者勉爲樂乎吾安能爲仁而愈黥民耳矣故內寵之妾迫奪于國外寵之臣矯奪于鄙執法之吏竝荷百姓民愁苦約病而姦驅尤佚隱情奄惡蔽諂其上故雖有至聖大賢豈能勝若讒哉是以忠臣之常有災傷也臣聞古者之士可與得之不可與失之可與進之不可與退之臣請逃之矣遂鞭馬而出公使韓子休追之曰孤不仁不能順教以至此極夫子休國焉而往寡人將從而後晏子遂鞭馬而返其僕曰嚮之去何速今之返又何速晏子曰非子之所知也公之言至矣

翟王子羨臣于景公以重駕公觀之而不說也嬖人